

諸子集成

荀子集解
老子注
老子本义



諸子集成

秦元悟題

③

荀子集解
老子注
老子本义

岳麓書社

荀子集解

清 王先谦 著

序

昔唐韩愈氏以《荀子书》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众，推其由，以言性恶故。余谓性恶之说，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槩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槩括、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恶，必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恶，则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岂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乱，民胥泯焚，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伦类不通，不足谓善学”，又曰“一物失称，乱之端也”，探圣门一贯之精，洞古今成败之故，论议不越几席，而思虑浹于无垠；身未尝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准。而刻核之徒，诋议横生，摈之不得与于斯道。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

国朝儒学昌明，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顾其书仅有杨倞注，未为尽善。近世通行嘉善谢氏校本，去取亦时有疏舛。宿儒大师，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辄旁采诸家之说，为《荀子集解》一书，管窥所及，闲亦附载。不敢谓于《荀子》精意有所发明，而于析杨、谢之疑辞，酌宋、元之定本，庶几不无一得。刻成，谨弁言简端，并揭荀子箸书之微旨，与后来读者共证明之云。

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夏五月，长沙王先谦谨序。

荀子序

臣先谦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损益夏、殷之典，制礼作乐，以仁义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诗》。至于幽、厉失道，始变《风》变《雅》作矣。平王东迁，诸侯力政，逮五霸之后，则王道不绝如线。故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陵夷至于战国，于是申、商苛虐，孙、吴变诈，以族论罪，杀人盈城，谈说者又以慎、墨、苏、张为宗，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其前，荀卿振其后。观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拨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之三纲弛绝，斯道竟不坠矣。惊以末宦之暇，颇窥典籍，窃感炎黄之风未洽于圣代，谓荀、孟有功于时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赵氏《章句》，汉氏臣先谦案：宋台州本作“代”。亦尝立博士，传习不绝，故今之君子多好其书。独《荀子》未有注解，亦复编简烂脱，传写谬误，虽好事者时亦览之，至于文义不通，屡掩卷焉。夫理晓则惬意，文舛则忤意，未知者谓异端不览，览者以脱误不终，所以荀氏之书千载而未光焉。辄用申抒鄙思，敷寻义理，其所征据，则博求诸书。但以古今字殊，齐、楚言异，事资参考，不得不广；或取偏傍相近，声类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征诸方言。加以孤陋寡俦，愚昧多蔽，穿凿之责，于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贤之旨，适增其芜秽耳。盖以自备省览，非敢传之将来。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时岁在戊戌，大唐睿圣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卢文弨曰：“传习不绝”，俗间本作“传誓不绝”。“申抒”，宋本作“申抒”。“三十二篇”四字，元刻无，又“《荀子序》”作“《荀子》”，与诸书所引合。

例 略

嘉善谢氏校本，首谢序，见《考证》。次杨序及《新目录》，今照刊。次《荀子》讎校所据旧本，并参订名氏，影钞大字宋本，元刻《纂图互注》本，（此乃当时坊间所梓，脱误差舛，不一而足，然正以未经校改之故，其本真翻未尽失，书中颇多采用。）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世德堂本，明钟人杰本。（有评点注删节。）江阴赵曦明敬夫、金坛段玉裁若膺、海宁吴騫槎客、吴县朱夔文游、江都汪中容夫、余姚卢文弨绍弓、嘉善谢墉金圃辑校。（辑诸家之说，并附所见，上皆增一圆围，以别于杨氏之注。其引用各书，不具列。）末钱大昕跋，见《考证》。《校勘补遗》一卷。案此书卢、谢同校，故郝兰皋称谢，王怀祖称卢。但谢序云：“援引校讎，悉出抱经，参互考证，遂得藏事。”是此书元出于卢，参考刊行乃由谢氏，则称卢校本者为是。卢所据大字宋本，为北宋吕夏卿熙宁中所刊，然未见吕刻本，仅取朱文游所藏影钞本相校，故间有为影钞讹字所误者，《修身》、《王霸》两篇注可证也。兹刻仍以卢校为主，依谢刻于杨注外增一圆围，全录校注，加“卢文弨曰”四字别之。据谢序、钱跋，校注亦有出谢手者，然无可区别。其《补遗》一卷，散入注中。卢校不主一本，兹亦仿其例，择善而从。

虞、王合校本，明虞九章、王震亨校，为卢据旧本之一。其引见书中者，止《王霸篇》“大有天下，小有一国”注文。兹覆检元书，尚有可采，为增入数条。此外正文及注岐异滋繁，当由传写致讹，或系以意删节，多与卢氏所云俗间本相合，既非所取证，不复称引。宋台州本，宋唐仲友与政刊于台州，即依吕本重刻，遵义黎庶昌莼斋于日本得影摹本，重刊为《古逸丛书》之一。首杨序及《新目录》，末刘向上言及王、吕重校衔名，与今本同。熙宁元年国子监劄子官衔，淳熙八年唐序，《经籍访古志》二跋，重刊杨跋。俱见《考证》。此即《困学纪闻》所称“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者也。然在今日为希见之本，兹取以相校，得若干条，列入注文。其与吕本相同，如一卷“取蓝”、“干越”之比，并不复出，以省繁文。至其显然讹误，虽与吕岐出，亦无所取。

栖霞郝氏懿行《荀子补注》上下卷，末附《与王侍郎论孙卿》、《与李比部论杨惊》二书，见《考证》。兹全采入注。

高邮王氏念孙《杂志》八《校荀子》八卷，系据卢本加案语，用宋钱佃江西漕司本、龚士离《荀子句解》本、明世德堂本参校。嗣得元和顾千里涧菴手录吕、钱二本异同，复为《补遗》一卷，叙而行之，附《荀子》佚文及顾氏考订各条于末。叙、佚文并见《考证》。其中如刘台拱端临、汪中容夫、陈奂硕甫诸家之说，搜讨綦详，而卢校、郝注之精者亦附录焉。兹取王氏各条散入注文，刘、汪、陈、顾诸说仍各冠姓氏于首。

德清俞氏樾《诸子平议》十二之十五《荀子平议》四卷，全采入注。近儒之说，亦附著之。

考证上

除史志外，非关《荀子》书义及板本考订者不录

〔《汉书·艺文志》儒家〕《孙卿子》三十三篇。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有《列传》。师古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

〔又《赋家》〕孙卿赋十篇。

〔《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孙卿子》十二卷。楚兰陵令荀况撰。

〔又《集部》别集〕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

〔《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儒家类〕《孙卿子》十二卷。荀况撰。〔又《丁部》集录别集类〕赵《荀况集》二卷。

〔《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儒家类〕《荀卿子》十二卷。荀况。

〔又〕杨倞注《荀子》二十卷。汝士子，大理评事。〔又《丁部》集录别集类〕赵《荀况集》二卷。

〔《宋史·艺文志》子类儒家类〕《荀卿子》二十卷。战国赵人荀况书。

〔又〕杨保“〔倞〕”误。注《荀子》二十卷。

〔台州本国子监劄子官衔〕国子监准熙宁元年九月八日中书札子节文，校定《荀》、《扬书》所状。先准中书札子，奉圣旨校定《荀子》、《扬子》。内《扬子》一部，先次校毕，已于治平二年十二月丙申纳讫。今来再校到《荀子》一部，计二十卷，装写已了，续次申纳者申闻事。右奉圣旨：《荀子》送国子监开版，依《扬子》并音义例，印造进呈，及宣赐札付国子监。准此。校勘官将仕郎、前守惠州归善县主簿、充直讲臣卢侗，校勘官登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守许州司理参军、充直讲臣王汝翼，校勘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知婺州永康县事、充直讲臣颜复，校勘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知温州乐清县事、充直讲臣焦千之，校勘官登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前守相州汤阴县令、充直讲臣梁师孟，校勘官登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充直讲臣董唐臣，校勘官朝奉郎、守尚书都官员外郎、充直讲、上骑都尉、赐绯、鱼袋臣黎萑，朝奉郎、光禄寺丞、监书库、武骑尉臣韩端彦，朝奉郎、光禄寺丞、管勾国子监丞公事、升骑尉臣程伯孙，管勾雕造朝请郎、守秘书丞、充主簿、

骑都尉、赐緋、鱼袋臣毕之翰，朝散大夫、尚书刑部郎中、充天章阁待制、同知谏院、兼同判国子监、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臣吕海，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权判尚书礼部贡院、兼知谏院兼判国子监、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臣钱公辅，朝散大夫、给事中、参知政事、上轻车都尉、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三百户、食实封肆佰户、赐紫、金鱼袋臣唐介，朝散大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上护军、天水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紫、金鱼袋臣赵抃，推忠协谋同德守正亮节佐理功臣、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兗国公、食邑一万一百户、食实封叁仟肆佰户臣曾公亮。

〔又唐仲友序〕《荀子》二十卷三十二篇，唐杨倞注。初，汉刘向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一篇，除复重，定著三十二篇，为《孙卿新书》十二卷。至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皇朝熙宁初，儒官校上，诏国子监刊印颁行之。中兴搜补遗逸，监书寝具。独《荀子》犹阙，学者不见旧书，传习闽本，文字舛异。仲友于三馆睹旧文，大惧湮没，访得善本，假守余隙，乃以公帑侵木，悉视熙宁之故。《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卿不可作，其书独非典刑乎？向博极群书，序卿事大氏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迁书》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当齐宣王七年。惠王以妾称孟子，计亦五十余。后二十三年，子之乱燕，孟子在齐。若卿来以宣王时，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田忌荐孙臆军师，败魏桂陵，当齐威王二十六年，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向以为孙臆，倞以败魏马陵疑年，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崇文总目》言卿楚人，楚礼为客卿，与《迁书》、《向序》驳，益难信。据迁传，参《卿书》，其大略可睹。卿名况，赵人，以齐襄王时游稷下，距孟子至齐五十年矣。于列大夫，三为祭酒。去之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以谗去之赵，与临武君议兵。入秦，见应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复为兰陵令；既废，家兰陵以终。自战国争富强，儒道绌，孟子学孔子，言王可反掌致，卒不见用。卿后孟子，亦尊孔氏。子思作《中庸》，孟子述之，道性善。至卿，以为人性恶，故非子思、孟轲。扬雄以为同门异户。孟子与告子言性，卒绌告子。惜卿不见孟子，不免异说。方说士微时好，卿独守儒议，兵以仁义，富以儒术，强以道德之威，旨意与孟子同。见应侯，病秦无儒。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极明儒效。秦并天下以力，意儒果无用，至于坑焚，灭不旋踵；汉奋布衣，终假儒以定，卿言不用而

后验。自董仲舒、韩愈皆美《卿书》，言王道虽不及孟子，抑其流亚，废于衰世，亦命矣夫！学者病卿，以李斯、韩非。卿老师，学者已众，二子适见世，昼寝哺啜，非师之过。使卿登孔门，去异意，书当与七篇比，此君子所为太息！大宋淳熙八年岁在辛丑十有一月甲申，朝请郎、权发遣台州军州事唐仲友后序。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子类》儒家类〕杨倞注《荀子》二十卷。右赵荀况撰，汉刘向校定，除其重复，著三十二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称卿赵人，名况。当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稷下，是时荀卿为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荀卿最为老师。后适楚，楚相春申君以为兰陵令，已而归赵。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为宣王。楚考烈王初，黄歇始相。《年表》自齐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则荀卿去楚时近百岁矣。杨倞唐人，始为之注，且更《新书》为《荀子》，易其篇第，析为二十卷。其书以性为恶，以礼为伪，非谏争，傲灾祥，尚强伯之道。论学术则以子思、孟轲为饰邪说，文奸言，与墨翟、惠施同诋焉。论人物则以平原、信陵为辅拂，与伊尹、比干同称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后儒多疵之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儒家类〕《荀子》二十卷。楚兰陵令赵国荀况撰。《汉志》作《孙卿子》，云齐稷下祭酒。其曰孙者，避宣帝讳也。至杨倞，始改为荀卿。〔又〕《荀子注》二十卷。唐大理评事杨倞注。案刘向序，校中书三百二十二篇，以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隋志》为十二卷。至倞，始分为二十卷而注释之。淳熙中，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异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条，视他本最为完善。

〔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孙卿子》三十三篇。当云三十二篇。刘向校讎书录序云：“所校讎中《孙卿书》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以定杀青简，书可缮写。”《劝学》至《赋篇》。杨倞分易卷第，更名《荀子》。韩文公曰：“荀卿之书，语圣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业不传，惟《太史公书·弟子传》有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论语释文》引王弼注：“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后山陈氏曰：“子弓者，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极群书，序卿事大抵本司马迁，于《迁书》有三不合：春申君死，当齐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时来游学，春申君死而卿废。设以宣王末年游齐，年已百三十七矣。《迁书》记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当齐宣王七年。惠王以妄称孟子，计亦五十余。后二十三年，子之乱燕，孟子在齐。若卿来以宣王时，不得如向言后孟子百余岁。田忌荐孙臆

为军师，败魏桂陵，当齐威王二十六年，距赵孝成王七十八年。临武君与卿议兵于王前，向以为孙臆，惊以败魏马陵疑年，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又《困学纪闻》十〕荀卿《非十二子》，《韩诗外传》四引之，止云十子，而无子思、孟子。愚谓荀卿非子思、孟子，盖其门人如韩非、李斯之流托其师说以毁圣贤，当以《韩诗》为正。〔又〕《楚词·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荀子》《不苟篇》。曰：“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其谁能以己之僬僬，受人之域域者哉！”荀卿适楚，在屈原后，岂用《楚词》语欤，抑二子皆述古语也？〔又〕《劝学篇》“青出之蓝”作“青取之于蓝”，“圣心循焉”作“备焉”，“玉在山而木润”作“草木润”，“君子如向矣”作“知向矣”，《赋篇》“请占之五泰”作“五帝”。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馥不胜纪。原注：“今监本乃唐与政台州所刊熙宁旧本，亦未为善，当俟详考。”“五泰”注云：“五帝也。”监本改为“五帝”而删注文。

〔国朝《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周荀况撰。况赵人，尝仕楚为兰陵令，亦曰荀卿，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汉志》儒家载《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惊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复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岁，于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总之，战国时人尔，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子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于《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于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其辨白“伪”字甚明。杨惊注亦曰：“伪，为也。凡非天性而人

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其说亦合卿本意。后人昧于训诂，误以为“真伪”之伪，遂哗然掎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恶之词也。杨倞所注，亦颇详洽。《唐书·艺文志》以倞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杨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无名倞者。《表》、《志》同出欧阳修手，不知何以互异。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儒家类〕《荀子》二十卷。周荀况撰，唐杨倞注。况亦孔氏之支流，其书大旨在劝学，而其学主于修礼，徒以恐人恃质而废学，故激为性恶之说，受后儒之诟厉。要其宗法圣人，诵说王道，终以韩愈“大醇小疵”之评为定论也。倞注多明古义，亦异于无稽之言。

〔天禄《琳琅书目》一宋版《子部》〕《纂图互注荀子》。一函八册。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杨倞注，分二十卷，前载杨序，序后有《欹器》、《大路》、《龙旗九旂》三图。宋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汉志作《孙卿子》者，避宣帝讳也。至杨倞，始复改为《荀》，分二十卷而注释之。淳熙中，钱佃、耕道用元丰监本参校，刊之江西漕司，其同异著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条，视他本最为完善。”云云。据此，则宋时刊刻《荀子》，已非一本。是书标为《纂图互注》，书中于倞注外，又加重言、重意、互注诸例，与《经部》宋本《毛诗》、《周礼》、《春秋经传集解》三书正同，图样字体版式亦复相等，盖当时帖括之书不独有经也。

〔又元版《子部》〕《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一函十册。周荀况撰，三十二篇，唐杨倞注，分二十卷。前载杨序，并新增丽泽編集《荀子事实品题》一卷，不著纂人姓氏。又宋陈傅良辑《荀子门类题目》一卷。此当时帖括之书也。其《门类题目》一卷，于标题次行刊“永嘉先生陈傅良编”。所分门类，始曰天地，终曰五常，共四十门。末又附《拾遗》并《事要总类》二条，皆择书中之可作题目者分类摘句，以取便于观览。卷后别行刊“麻沙刘通判宅刻梓于仰高堂”十二字。卷一之后亦于别行刊“关中刘旦校正”。所谓刘通判者，当即是人。第书首标题为《纂图分门类题注荀子》，书前仍当有图，盖已失之矣。至所载《荀子事实品题》一卷，观其识语，称“旧本《荀》、《扬》图说不过具文，今得丽泽堂编次品题，凡卿、云事实颠末历历可考”云云，则是《荀》、《扬》合刊之书，非此本中所应有，乃书贾割取荀子事实以冠于书首耳。且书中自

卷九之卷十三，及卷十五，共六卷，标题祇称《荀子》，卷十六、卷二十两卷，标题又称《监本音注荀子》，书名既不画一，板式亦复悬殊，系以三刻凑成一书。其标称《荀子》者，模印甚精，纸墨俱佳，实为宋槧，余则元时所刊，远不相及。然宋本流传者久少，今尚存吉光片羽于元刻之中，虽出凑合，亦可宝也。

〔钱曾《读书敏求记》〕《荀子》二十卷。杨倞注《荀子》，凡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并刘向篇目。淳熙八年六月，吴郡钱佃得元丰国子监本，并二浙、西蜀诸本参校，刊于江西计台。其跋云：“耳目所及，此特为精好。予又藏吕夏卿重校本，从宋本摹写者，字大悦目，与此可称双璧矣。”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二十一《子部》儒家类〕《荀子》二十卷。影写宋吕夏卿大字本。唐登仕郎、守大理评事杨倞注。后有“将仕郎、守秘书省著作佐郎、充御史台主簿臣王子韶同校”，“朝奉郎、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臣吕夏卿重校”两行。案吕夏卿本宋槧尚存。惟是本从宋槧初印本影写，见存之宋槧则纸质破损，字迹模糊，且为庸妄子据俗本描补，殊失庐山真面，故宋槧转不若影宋本之可贵也。金吾闻之黄尧圃先生云：“杨倞序。元和十三年。顾氏手跋曰：《荀子》向唯明世德堂本最行于世，乃其本即从元《纂图互注》本出，故重意之删而未尽者犹存两条于杨注中，一，《修身篇》“丘山崇成”句下。一，《王制篇》“何独后我也”句下。又何怪乎本之不精也。余姚卢抱经学士汇诸本，参以己意，校定重梓，首列影钞宋大字本，即今此本，从朱文游家见之也。考《困学纪闻》所引，如“青取之于蓝”、“请占之五帝”诸条。殆监本是已，采用颇多，咸足正世德堂之误。然如《君道篇》“狂生者不胥时而乐”，正与《尔雅释诂》“暴乐”、《桑柔》毛传及郑笺“爆烁”所用字同，则“乐”不得如世德堂本之改为“落”明甚，而卢学士略不及此本之有“乐”字。然则此书不几亡此字乎？他亦每有漏略抵牾，皆当据依以正之。今归芟岩周君收藏，尧圃借得，命校一过，兼访知宋槧印本在东城藏书家，持来拟售，略一寓目。“乐”，宋槧本与钞同。他日恍竟为尧圃所有，当仍假此本一一覆审之云。嘉庆元年八月，书于黄氏之士礼居，涧菴顾广圻。”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内编》二《诸子》三〕《荀子》二十卷。唐杨倞注。一，《纂图互注》宋巾箱本。一，宋巾箱别本。一，明世德堂刊本。一，明重刊小字本。一，卢文弨校刊本。一，严杰依惠校本。

〔谢墉《荀子笺释序》〕荀子生孟子之后，最为战国老师。太史公作传，论次诸子，独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论，余若谈天、雕龙、炙毂及慎

子、公孙子、尸子、墨子之属，仅附见于孟、荀之下。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法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未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知荀子所著，载在二《戴记》者尚多，而本书或反缺佚。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观于《议兵篇》对李斯之问，其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责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苏氏讥之，至以为“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则陈相之从许行，亦陈良之咎欤？此所谓“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战国时，不为游说之习，鄙苏、张之纵横，故《国策》仅载谏春申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若早见及于李园棘门之祸，而为“厉人怜王”之词，则先几之哲固异于朱英策士之所为。故不见用于春申，而以兰陵令终，则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顾以嫉浊世之政，而有《性恶》一篇，且诘孟子性善之说而反之，于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尝即言性者论之：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要之，绳以孔子相近之说，则皆为偏至之论：谓性恶，则无上智也；谓性善，则无下愚也。韩子亦疑于其义，而为三品之说，上品、下品盖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则视习为转移，固胜于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于善，则据其上游；荀子偏于恶，则趋乎下风，由愤时疾俗之过甚，不觉其言之也偏。然尚论古人，当以孔子为权衡，过与不及；师、商均不失为大贤也。

此书自来无解诂善本，唐大理评事杨倞所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舛误。向知同年卢抱经学士勘核极为精博，因从借观，校士之暇，辄用披寻，不揆樛昧，间附管窥，皆正杨氏之误，抱经不我非也。其援引校讎，悉出抱经，参互考证，往复一终，遂得葳事。以墟溷陋，诚不足发挥儒术，且不欲攘人之美，而抱经频致书属序，因举其大要，略缀数语于简端，并附著书中所未及者二条于左云。乾隆五十一年岁在丙午六月既望，嘉善谢墟东墅甫题于江阴学使官署，时年六十有八。荀卿又称孙卿，自司马贞、颜师古以来，相承以为避汉宣帝讳，故改荀为孙。考汉宣名询，汉时尚不讳嫌名，且如后汉李恂与荀淑、荀爽、荀悦、荀彧俱书本字，诂反于周时人名见诸载籍者而改称之？若然，则《左传》自荀息至荀瑶多矣，何不改耶？且即《前汉书》任敖、公孙敖俱不避元帝之名讳也。盖荀音同孙，语遂移易，如荆轲在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又如张良为韩信都，《潜夫论》云：“信都者，司徒

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胜屠，然其本一司徒耳。然则荀之为孙，正如此比，以为避宣帝讳，当不其然。《汉志·孙卿子》三十二篇，《隋志》则称十二卷。《汉志》又载孙卿赋十篇。今所存者，仅《礼》、《知》、《云》、《蚕》、《箴》，其末二篇无题。相其文势，其“《小歌》曰”以下，皆当为致春申君书中之语。而《国策》于“曷惟其同”下尚有“《诗》曰：‘上帝甚神，无自瘵也！’”《韩诗外传》亦然。此尤见卓识，今本文脱去，而其《谢春申君书》亦不载，杨氏注亦未之及。此等似尚未精审也。

〔又钱大昕跋〕《荀卿子书》，世所传唯杨倞注本，明人所刊，字句踳讹，读者病之。少宗伯嘉善谢公视学江苏，得余姚卢学士抱经手校本，叹其精审，复与往复讨论，正杨注之误者若干条，付诸剞劂氏，而此书始有善本矣。盖自仲尼既歿，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太史公叙列诸子，独以孟、荀标目，韩退之于荀氏虽有“大醇小疵”之讥，然其云“吐辞为经”，“优入圣域”，则与孟氏并称，无异词也。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然则《荀子书》詎可以小疵訾之哉？古书“伪”与“为”通，荀子所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此“伪”字即“作为”之为，非“诈伪”之伪。故又申其义云“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尧典》“平秩南讹”，《史记》作“南为”。《汉书·王莽传》作“南伪”，此“伪”即“为”之证也。因读公序，辄为引伸其说，以告将来之读是书者。丙午闰七月，嘉定钱大昕跋。

〔郝懿行《荀子补注·与王引之伯申侍郎论孙卿书》〕近读《孙卿书》而乐之，其学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畅，微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颇怪韩退之谓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愿示其详。推寻韩意，岂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恶，孟子尊王贱霸，荀每王、霸并衡？以是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训，不道桓、文之事，荀矫孟氏之论，欲救时世之急。《王霸》一篇，剴切铮于，沁人肌骨，假使六国能用其言，可无暴秦并吞之祸。因时无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归一耳。至于性恶、性善，非有异趣。性虽善，不能废教；性即恶，必假人为。“为”与“伪”古字通，其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即“为”耳。孟、荀之旨，本无不合，惟其持论，各执一偏。准以圣言，“性相近”即兼善恶而言，“习相远”乃从学染而分。后儒不知此义，妄相毁诋。阁下深于理解，必早见及，愿得一言，以祛所蔽。孙卿与孟时势不

同，而愿得所藉手，救弊扶衰，其道一也。本图依托春申，行其所学。迨春申亡而兰陵归，知道不行，发愤著书，其旨归意趣，尽在《成相》一篇，而托之瞽瞍之词以避患也。杨倬注大体不误，而中多未尽，往往喜加“或曰”云云，知其持择未精，亦由不知古书假借之义，故动多臆碍。蒙意未安，欲复稍加订正，以存本来。久疏扳渴，茅塞蓬心，聊述近所省存，用代奉面。道光四年甲申二月。

〔又《与李璋煜月汀比部论杨倬书》〕来示《唐书·艺文志》以倬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汝士三子，无名倬者，意倬或改名。余谓《志》、《表》互异，当由史氏未详，故阙然弗备。若依马、班史法，于《表》、《志》中书本名及改名，如汉刘更生为刘向之例，斯无不合矣。《唐书》倬不立传，当由仕宦未达，无事实可详，故《志》、《表》阙略而仅存其名，然千载下遂不知倬为何人，要亦史笔之疏耳。汪氏容甫据《古刻丛钞》载《唐故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蔚州诸军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马公墓志铭》，其文则杨倬所作，题云“朝请大夫、使持节汾州诸军事、守汾州刺史杨倬撰”，结衔较《荀子》加详。汪氏又据《志》载会昌四年，定为武宗时人，然则此恐别一杨倬。若《艺文志》注《荀子》之人，止题大理评事，而无“朝请大夫”以下衔者，盖非一人可知矣。汪孟慈深以此说为不然，因言《艺文志》但云“汝士子”，安知不有两汝士也？余无以应之，请质诸月汀。闰七月二十四日。

〔王念孙《读书杂志·校荀子后叙》〕余昔校《荀子》，据卢学士校本而加案语，卢学士校本则据宋吕夏卿本而加案语。去年陈硕甫文学以手录宋钱佃校本异同邮寄来都，余据以与卢本相校，已载入《荀子杂志》中矣。今年顾澗蓑文学又以手录吕、钱二本异同见示，余乃知吕本有刻本、影钞本之不同，钱本亦有二本。不但钱与吕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吕本、同是钱本，而亦不能尽同，择善而从，诚不可以已也。时《荀子杂志》已付梓，不及追改，乃因顾文学所录而前此未见者为《补遗》一篇，并以顾文学所考订及余近日所校诸条载于其中，以质于好古之士云。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高邮王念孙叙，时年八十有七。

〔又《荀子》佚文〕桃李萼粲于一时，时至而后杀；至于松柏，经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不凋，可谓得其真矣。右三十四字，见《文选》左思《招隐诗》注，又分见于《蜀都赋》注、《上林赋》注、欧阳坚石《临终诗》注、《艺文类聚·果部》上、《木部》上、《太平御览·木部》三。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贼也；道我恶者，是吾师也。右十八字，见《文选》曹植《与杨德祖书》注。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圣人者，天下利器也。右二十六字，见《太平御览·人事部》四十二，又分见于《艺文类聚·人事部》四、《初学记·人事